

說此偈已夫婦通夜不暫眠息。所設餽饈至明悉辦。夫語婦言。善哉我曹。所作已辦。心願滿足。足得是好日。賣此一身於百千身常蒙豐足。時有小國主施設飲食。復來至寺。而作是言。願諸僧等受我供養。知事人言。我等諸僧先受他請。更覓餘日。時彼小王慇懃啟白。我今已眾務所逼。願受我請。爾時諸僧默然無對。爾時國主語彼夫婦言。我今自打捷椎。汝所造食當酬汝直。時夫婦已聞此語。向彼國主五體投地。而白之言。我之夫婦窮無所有。自賣己身以設供具。竟宿造供施設已辦。唯於今日自在供養。若至明日為他策使不得自由。願王垂矜莫奪我日。即說偈言

夫婦如鴛鴦 供設既已辦  
願必見憶念 明當屬他去  
夫婦各異策 更無修福期

如是自賣身 乃為修善故  
時彼國王具聞斯事。讚言善哉。即說偈言

汝善解佛教 明了識因果  
能用虛偽身 易於堅財命  
汝勿懷恐怖 恣聽汝所願  
我為憐愍汝 以財償汝價  
汝今自苦身 終大獲利樂

爾時國主說此偈已。聽彼夫婦供養眾僧。即以財物為彼夫婦酬他價直。又給夫婦自營產業。現受此報無所乏少。

(七六)復次至心持戒乃至沒命得現果報。我昔曾聞。難提拔提城有優婆塞。兄弟二人並持五戒。其弟爾時卒患脇痛氣將欲絕。時醫診之。食新殺狗肉并使服酒所患必除。病者白言。其狗肉者為可於市買索食之。飲酒之事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服於酒。其兄見弟極為困急。買酒

語弟。捨戒服酒以療其疾。弟白兄言。我雖病急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飲此酒。即說偈言

怪哉臨命終 破我戒瓔珞

以戒莊嚴身 不煩殯葬具

人身既難得 遭值戒復難

願捨百千命 不毀破禁戒

無量百千劫 時乃值遇戒

閻浮世界中 人身極難得

雖復得人身 值正法倍難

時復值法寶 愚者不知取

善能分別者 此事亦復難

戒寶入我手 云何復欲奪

乃是怨憎者 非我之所親

兄聞偈已答其弟言。我以親故不為沮壞。弟白兄言。非為親愛乃是殘敗。即說偈言

我欲向勝處 毀戒令墮墜

損我乃如是 云何名親愛

我勤習戒根 乃欲見劫奪

所持五戒中 酒戒最為重

今欲強毀我 不得名為親

兄問弟言。云何以酒為戒根本。弟即說偈以答

兄言

若於禁戒中 不盡心護持

便為違大悲 草頭有酒滲

尚不敢振觸 以是故我知

酒是惡道因 在家修多羅

說酒之惡報 唯佛能別知

誰有能測量 佛說身口意

三業之惡行 唯酒為根本

復墮惡行中 往昔優婆夷

以酒因緣故 遂毀餘四戒

是名惡行數 復名五大施

亦是五無畏	酒為放逸根
不飲閉惡道	能獲信樂心
去慳能捨財	首羅聞佛說
能獲無量益	我都無異意
而欲毀犯者	略說而言之
寧捨百千命	不毀犯佛教
寧使身乾枯	終不飲此酒
假設犯毀戒	壽命百千年
不如護禁戒	即時身命滅
決定能使差	我猶故不飲
況今不定知	為差為不差
作是決定心	心生大歡喜
即獲見真諦	所患即消除

(七七)復次若信佛語於諸外論猶如嬰愚顛狂所說。是故勸學佛法語論。我昔曾聞。有一國名釋伽羅。其王名盧頭陀摩。彼王數數詣寺聽

法。時彼法師說酒過失。爾時王難高座法師言。若施他酒得狂癡者。今飲酒亦多無狂癡報。時法師指示外道等。其王見已。善哉善哉。時有外道。自相議言。彼說法者無所知見空指而已。王為法師已又不解。空稱善哉。不能開解而答此問。然此眾中亦有大聰明勝人。何故不答王。即說偈言

法師有聰辯 善能答此義  
憐愍汝等故 護惜而不說

諸外道言。王為此法師橫為通道理。王言。我之所解更有異趣。爾時王語法師言。向所解義今可顯說。法師答言。我向所以指外道者。以諸外道各生異見有顛倒心。是故名為癡狂之人。即說偈言

不必鬼入身 名為顛狂者  
邪見夜叉心 是為說顛狂